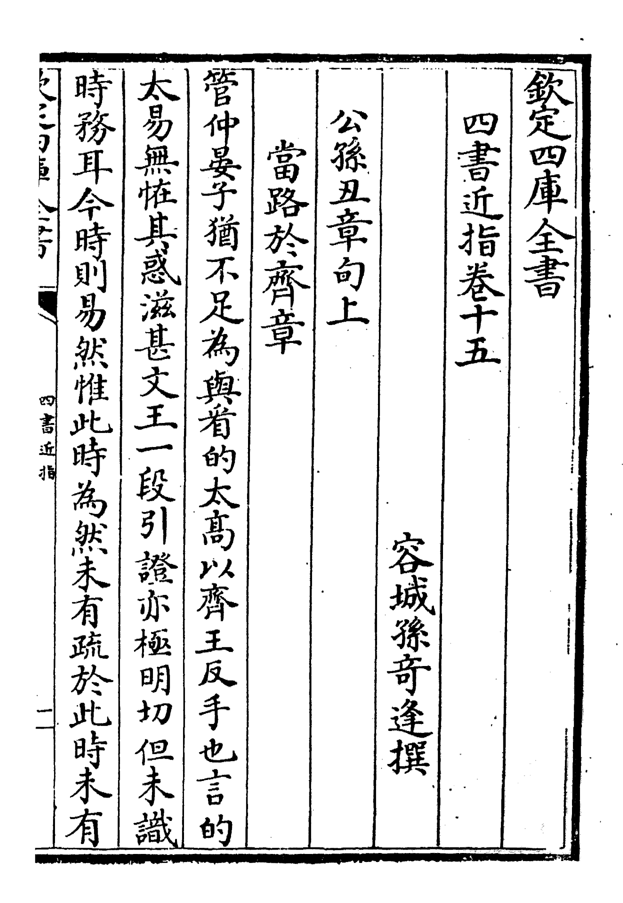


經部



四書近指卷十五

容城孫奇逢撰

公孫丑章句上

當路於齊章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肴的太高以齊王反手也言的太易無惟其惑滋甚文王一段引證亦極明切但未識時務耳今時則易然惟此時為然未有疏於此時未有

甚於此時總見機會可乘而時不可失然有技癢之意

引孔子云德之流行見非伯功所可同日語也 問孟子既畢管仲使孟子當管仲時則如之何雙峯饒氏曰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真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循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摟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

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已

則不動心章

不動心三字是堯舜至孔子相傳的派孟子以見知自負者全在於此虞廷授受從人心道心精而一之允執厥中此不動心之源也至於湯而以禮制心文王而翼翼小心孔子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歷四十學力始得令此心不動是豈可襲取於一朝而强鎮於臨事也哉其得力全在集義集義便能慊心知言養氣是因告子所勿求者反之見已之功夫有如此告子怕言與氣動了心任其不得而俱無求孟子却就言與氣上都求

之於心而使無不得不知言無以知人是孔子家法養氣則是孟子創獲程子云孟子學已到至處仲尼只説一箇志孟子便説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浩然之氣正是乾元靜專動直坤元靜翕動闢之氣惟直養之不鑠其剛大之體則俯仰天地無處可限我屈我何不可以配義與道配道義正是塞天地直養是時時求慊於心從自反上用功自反而心安即義也集義而生是從内生出義襲而取是從外取入必有事是集義之

功正忘助是義襲之害勿忘勿助之學自不得厭乃所謂智也勿忘勿助之教自不得倦乃所謂仁也智在上則用衆人之長在下則用古今之理仁在上則漑世以利在下則與人以善知不以已仁不私已此為聖人之仁智已矣願學者正願學其不厭不倦者也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其衣鉢相承如此　魯齋許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内省也直則不

疚矣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　維立陳氏曰惴往都是勇不往處正是千萬人不敢撓的精神蘊蓄處内省時微覺不縮即還他惴的一念惴是本來良心浮氣盡斂大勇真種子正在此此節即慊心功夫自反二字不可忽只一段形容愧赧便非　曾子孟子養氣大關頭常恐有不縮處不得於心處不慊處行不義殺不辜處若云知言養氣更無不得於心不得於言之時是欲撞高聖賢失却聖賢側身改過大旨　陸象山云志壹動氣

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子以蹶趨動心明之則無疑矣亦自有主客之分又曰居處飲食適宣節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功也按象山看無暴字甚有著落學者宜深思之　問伯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朱子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　王陽明云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

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生生不息底本體反沮撓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的充滿並無餒慊自覺縱横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按陽明此論甚確學者由陽明之説推之益信子説不謬諸家之説皆不可從也

以力假仁章

聖門羞稱五霸只為一假字看破是假誰肯心服德與

仁却是渾合服至於思乃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其王也自不待大　朱子曰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甚濶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救民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

不仁則辱章

兩國家閒暇一則大國畏之一則自求禍真個仁則榮不仁則辱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引詩福之自求也引太甲禍之自求也然禍福常相倚伏强仁則可轉禍為福怠仁則可轉福為禍總於己取之而已矣　朱子曰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之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　蔡氏曰程子易比卦彖傳曰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輔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此章近之　三節皆有榮辱意不可分應明政刑

與般樂怠敖特其顯者耳迨天節正榮辱分界處能治國家誰敢侮之不能治國家則侮之必矣講此節不可硬說無侮須得恍忽難定安危呼吸之意方與章首二則字合

尊賢使能章

王道以得民心為本五個天下字便見隣國之民仰若父母無敵天下意信能行此謂只就本國做起天下自不能出其範圍　雙峯饒氏曰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

此章大指蓋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隣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如此則東征西伐何向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讐敵也况隣國乎

皆有不忍章

天地有好生之德人得之為不忍人之心此性之所以善而人之所以皆有雖情封物蔽之後而乍見孺子入井此

心仍依然在也此心統四端猶人之有四體四體身所運用氣脉相貫終日用而不能窮四體四端心所運用精神相貫終日運而豈能窮四端知之為良知能之為良能其著力全在擴而充之由不忍觳觫一念善推之則足以王天下由不忍孺子一念能充之則足以保四海擴充二字即子思之致曲曾子之格物孔子之學習

治天下之作用只就不忍一念運旋出來運掌不重易治正形容不忍之心包天地民物旁皇周浹充足有

餘不可不擴充意　念庵羅氏曰乍見孺子乃指點真心示人其後擴充正欲時時此心方可與堯舜相對

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内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

惟恐傷人章

尊其身以為萬物之主則人皆我役也俛首而處其下則我為人役為人役而辱莫大焉耻莫甚焉欲免此耻

須慎於術術字即論語習字矣人初豈甘於不仁貪矣之利不暇自顧其心世主豈忍爭地爭城之慘只因惧於富强之術不得不興兵構怨爲仁反已是當時諸侯王對症之藥　虚齋蔡氏曰本文惟恐字集註二利字皆以心言心以習異也

人告以過章

與人爲善其機全在取人取人爲善其機全在舍已由舍得從由從得取此真忘已而渾人我於一原者也不

能舍己須要克己孔子絶四舜之舍己也若孔之卓殆庶幾乎　中洲金氏曰舍己即是從人從人即是取人特剔出樂字以足上句耳舍非舍己之不善舜心至虚雖善亦舍樂取非著意去取舜忘己忘人併忘其善所謂樂也須知取舍從樂等字皆孟子形容不盡語氣

非其君不事章

不屑就畫出一箇隘字不屑去畫出一箇不恭字若時中之聖天下皆吾一體何忍不屑孟子願學孔子所由

在此隘與不恭是夷惠偏處偏而為聖者行造其極也

嘉善陳氏曰時中之聖惡惡未嘗不嚴顧其惡也乃矜憫之伯夷則直惡之而已矣若將浼焉惻怛微而潔已勝也不磷淄明示入羣不亂之意亦與焉能浼我相似顧其入也乃欲從而變化之柳下則一味玩忽之而已矣不必孳孳於成物盖皆於萬物一體有未至處是故清和二聖殊病同根

此篇言養氣言仁政言古聖賢其餘答問自言無處

不見孟子之學力

公孫丑章句下

天時地利章

兵法亦以得士心為主然鼓舞體卹一將之事非總統天下之大道也得道者多助正言人心所以和也合天下皆順方是真和區區天時地利豈可同日語哉問是道也何以得之亦曰以仁心行仁政而已　或曰員半千對唐高宗云太公兵法言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

背人陣偏伍彌縫愚謂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按此言得之

孟子將朝章

能陳堯舜之道於王便見輔世長民之德此正所謂不召之臣也王曰寡人如就見雖非本心是尚知古來有此賓臣師臣之禮故孟子反覆與景丑氏言齊王不可

召已而已不當應召非堯舜不敢陳是臣之不敢也伊尹管仲不敢召是君之不敢也以兩不敢而兩相成合來正是君臣主敬　或曰學焉後臣者雖為臣之時却以學為先重在學也學是師其道德從尊德樂道中來後字與論語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後字參省就臣他處便自有汲汲師他處非先從受學次任為臣也

前日於齊章

貪夫無論有處無處槩圭之於受亦有介士無論有辭

無辭槩主之不受品有汚潔亦屬孤詣尹士云君子之
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此孔子家法也　不為貨取
孟子自處之道　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
於物固也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
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
物有大小義之所在耳

謂其大夫章

為王誦之非為孔距心稱美是繪一幅流民圖欲王軫

念隨意談說先令距心沒處躲閃繼令齊王沒處躲閃只是道理爛熟統體是易

謂蚳鼃曰章

雖無官守言責却把世道人心俱以一身擔任有不去不安欲去不忍者齊人惡得知之所云進退綽然只是未嘗受禄機有可待心實無愧故有餘裕耳知此道者即不得其職而去不得其言而去何嘗不綽裕

出弔於滕章

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　新安陳氏曰孟子不欲與王驩言於弔公行子亦可見今答丑不過平平說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也盖欲使丑自悟耳

自齊葬魯章

當時墨子治喪以薄為道故門人疑其木之美也臧倉亦以後喪踰前喪阻魯侯孟子舉其心之不容已者示之然後盡於人心於人心獨無恔乎兩個人心要味

或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及悅字恔字人子事親至葬

而終不得為而僭為與可為而不為皆非盡於人心曰不得不可以為悅則制不得為者決不敢過曰得之有財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為者何忍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同私問章

兩不得是燕君臣罪案孟子固未嘗輕貸燕以燕伐燕其未嘗勸齊也明矣

齊人伐燕章

方幸齊王有此一慚而賈乃借公為解極力回護為君文過小人哉逢君之惡　或曰全要見得使管叔與誅管叔皆無損於周公皆是變不失正程子曰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叛果何心哉惟管叔之叛非周公所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後世處周公時地者不可不知大義滅親之法論周公心術者不可不知觀過知仁之法

致臣而歸章

當時諸侯王雖無尊賢之實猶竊敬士之名就見之語自不能不徘徊於心但自處之道須嚴貨取篇中欲富貴賤丈夫殺甚著眼盖士大夫一有欲富之心便是商賈之行孟子素析此義最精讀孟子者只不求解　或曰中國授室便不欲其立朝廷之上國人矜式便遺其君用之一邊意謂迂濶難用坐鎮雅俗以博養賢之空名耳故孟子直以為不可

為王留行章

孟子子思之徒也客必是君側親信之人素能關說於王者故責以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惡其以泄柳申詳處己也絶字鋒利　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

尹士語人章

以足用為善之王庶幾有一日之遇則可借安齊以安

天下之民此孟子千里見王之意誠不忍遽去敢以濡滯為嫌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是出晝時望也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是出晝後望也用是用所陳之王道改是改功利之錮習孟子無限低徊全是為天下而留連眷顧不忍悻悻然而去尹士聞言而以小人自屈此便是君子路上人　朱子曰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

充虞路問章

孟子學孔子者也其立心以不忍不尤為主而作事以悲天憫人為懷謂當此時而豫非也謂當此時而實不豫亦非也有王者必有名世名世在我樂行憂違豈二道哉嘗按皋夔稷契唐虞之名世也伯益夏之名世也伊尹商之名世也周召文武之名世也留侯漢高之名世也鄧禹漢光之名世也孔明昭烈之名世也房杜唐之名世也趙普宋之名世也劉基明之名世也孔孟得行其志不過伊呂諸人公侯宰相而已何如以師道覺

天下萬世為至聖亞聖其功德與天地同悠久乎

仕不受祿章

於崇見王便有去志故不受祿以示不久於齊之意然猶惓惓無已總是望其有改之之圖耳未嘗執定不變也聖賢待人無死殺之理　或問一見思去出晝何獨遲遲曰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一息未絕尚冀復甦豈忍恝置此便是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家法

此篇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然出處行實何

在非學首章得道多助更借學力

四書近指卷十五

四書近指卷十六

容城孫奇逢撰

滕文公章句上

孟子性善章

孟子立言無非性善之旨世子未經習染故直與言性善稱堯舜見唐虞事業以其善善天下取諸本性而足成覸三人之言皆窺性原故引以證道一正教世子

著實下手做功夫也為善國正在性上為性命事功一而已矣孟子有功聖門大段在道性善所謂擴前聖之未發也陸子静南北海此心此理同陽明以為直接孟氏之傳　孔子論性曰相近蓋謂性無有不善也到得相遠時則習為之耳孟子則直指曰善見堯舜與人無不同其不能為堯舜者不能盡其性者也亦習為之也殊無二旨　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

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壊了著修　或按孟子言性善實本子思天命謂性之言胡雲峯所謂從源頭說性之本善其說甚明葢具於心者謂之性成於形者謂之質流行於形質之際謂之氣則性自是性氣質自是氣質性則至善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不同性上添不得一物惡乃氣稟物欲所為與性無涉雖蔽錮之後本性依然發見但到底被氣稟物欲汨沒了所以喪失其善卒歸於惡耳孟子說箇性

善直指本體凡為惡者皆是自欺自畫原不是性裏帶來此聖賢可學而至也朱子晚年定論云孟子道性善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此論甚確

滕定公薨章

親喪固所自盡也但習俗有權獨力難砥非認得真把得定鮮有不從風而靡者曰不可他求曰是在世子堅其所當自盡也曰是誠在我信其所當自盡也可謂曰

知弔者大悅則自盡者所感動也即此見人性之善矣於心終不忘者一一見諸行事信乎人皆可以為堯舜

朱子曰孟子答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兩項原是大原大本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

滕文公問章

民事不可緩一句是通章綱領下俱就民事詳論爲國之道前段重制產須行助法而申庠序學校之教後段重正經界分田制祿而辨君子小人之分教須先養穀祿須先分田俱歸重民事治民不知民之爲道便做出罔民之事不仁罔民只是爲富賢君恭儉便是爲仁禹湯文武仁人也正取民有制者也貢助徹異其名什一同其實引龍子言是說後世行貢之弊有王者起極其鼓舞謂此法斟酌得定後王不能易子力行之新

子之國正以答為國之問仁政本仁人來分田以仁野
人制祿以仁君子則不罔民而取之有制井田全在明
公私内外之界限汙暴之慢經界欲為多取之無制為
富不仁經界正則行助法有私田自有公田有恒産自
有世祿而國定矣潤澤謂與民情土俗相宜論法而勉
勵其用法之人真經綸巨手　井田廢而古人之良法
美政不可復追已第想相友相助相扶持公事畢然後
敢治私事此是何等人心何等風俗而王政之經綸實

際俱見於此則唐虞三代精神氣象俱可從百世下想之真是王者師張横渠嘗議復井田是非半之然井田雖不可復其意未嘗不可倣而行之擬議變通是在行之之人　潤澤非必更張只是就先王分田制禄之意斟酌行之使不拂人情而已非如後世之奪民田以與民而後可井授也

有為神農章

自有天地便有幾個帝王便有幾個名世不獨治一時

之天下而為千萬世立規垂範使天下為一家為一體
君子小人分業以作合功相濟分而後得逸合乃以得
全此君民之業四民之事相為耳目手足也禹平水土
稷教稼穡契敷人倫益烈山澤皋明刑罰此所以開萬
世耕鑿飲食之源而不至流為逸居禽獸使非有堯之
憂舉舜而敷治非有舜之憂舉禹皋而共治即有百千
許行輩與民並耕而食濟得甚事　許東陽曰此章分
三段自許子必種粟至不用於耕耳闢其假托神農之

言吾聞用夏等句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逌辭故又闢其市價不貳之說　顧涇陽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貳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個空或問許行於告子何如曰告子較深許行較淺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空却裡面的　鹿伯順曰許子之論有神農二字當頭也是太古時原有的不肯厲民意思也好只是並耕治不得天下齊賈之說

亦是古意而物情豈有齊者孟子論事之理物之情真有用之學率天下而路相率而為偽剖得粉碎

墨者章

善教人者須就他自己身上明處指引令他自認豈以為非是不貴則是以所賤事親正提醒他一點良心其所行與所學相反此必有故彼之悟機全在於此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乃人心不容已處彼之厚葬其親又曰施由親始此發於一本而不

自知者但習墨家愛無差等之說遂惧之耳上世不葬其親一段正是動他不忍薄的本心見孝子仁人之所以愛其親亦必有道如何反說愛無差等也憮然為閒怃惚悔悟逃墨而儒矣　許魯齋之興學能令老僧令其徒皆歸俗此皆教化之及轉移人心處　胡雲峯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以厚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

此篇言滕事見孟子之經濟辨夷之辨許行見孟子之學術

滕文公章句下

不見諸侯章

士君子無非欲為直天下計而直天下在守道如何著得一枉字初以枉小直大而為之繼以枉大直小而亦為之究至徒枉而無所直矣盖枉己者原無直人之理也君子惟論枉直不論利害前面破他利字後面指出

道字見利伸則道屈行道者豈容雜一毫功利之念七篇中不見諸侯凡三見宜參觀之見戰國時孟子學術異人處　新安陳氏曰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枉己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為所屈者小也枉己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而可視為小節乎

公孫張儀章

居廣居一節宛然繪出一箇大丈夫巍然立於宇宙之

閒儀衍輩皆其奔走承順之人也志有得不得之日道無行不行之時儀考其人便是湯文周孔一流孟子竊以之自負所以列於見知　張南軒曰與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己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屈此此者何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己而外物舉不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

周霄問曰章

周霄意在孟子難仕故兩設問以探其情孟子指出道字謂古人汲汲皇皇欲仕之心無非為道却惡不由其道而仕不由道而仕與鑽穴隙之類醜極矣與妾婦以順為正者均自負為有本領有神通不知有道之所唾棄而羞稱之也久矣　或曰田非必能不失失田亦未必即廢祀只自心皇皇不自安耳失位不祭須想他孝不能殫即忠不能伸處使吾親生我之身無補於世所以不能宴然若硬說失祭則未仕以前豈無所以致孝

於祭必欲得位而後致祭則終身不仕如顏閔諸人將遂不得為孝子有是理哉禮王制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何必專患無田　君子非不欲仕至於道所不可則雖不敢以祭不敢以宴亦有所不恤蓋辱身苟仕雖不廢祭僇親實甚此識者所當謹也

彭更問曰章

彭更疑傳食萬章疑受餽所見極正愚謂有孟子之志則可無孟子之志則一蘇張而已矣孟子曰無伊尹之

志則簒顧子曰無孟子之志則盜　或曰既云食志而又不食毀瓦畫墁之志使果食功而安得遺守先待後之功二節反覆説只要歸到予非食志也食功也上

宋小國也章

果行王政自不畏人為匹夫匹婦復讐湯之行王政也東征西怨莫不望湯之為君救民水火之中武之行王政也其君子小人莫不望武之為君今日之宋正是不行王政云爾豈畏齊楚哉　或曰將行王政未必能行

也故孟子直斷之以為不行云爾引湯武事正壓倒齊楚此孟子立言針鋒相對處

謂戴不勝章

習與善人居不能有不善習與不善人居不能有善與一善人居而衆不善人間之則不能成其善善人且孤危而難自立矣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宋王嚴叟云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又云自古君子

小人原無參用之理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則否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

按嚴叟之説益知一居州必不能成君德況復有羣起而咻之者哉

不見諸侯章

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義不迫不可見也不先不可見也古人尚有迫而不見者是雖已甚然千載下君貴士賤波流難砥寧有此幾人已甚者孟子學深養到便不肯

負意氣相矯激故引孔子一段向使陽貨不先斷不輕見不獨明不為已甚亦可明不見諸侯之義也曾子子路皆守孔門家法故深鄙乎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之人養與守不同干木泄柳嚴而隘孔孟和而大當時無不見諸侯之士無不欲仕之人孟子云不由其道而仕者鑽穴隙之類也愚亦云以順為正者脅肩諂笑之類也不能學孔孟不妨以干木泄柳為法　鹿伯順曰君子之所養可知已最耐咀嚼這君子便說自己意若再指

兩賢其味反淺

戴盈之曰章

益之大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既知非義便當速已豈容姑待待之一字從來悞事病根　張南軒曰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汩沒於過失之中人臣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仁知勇三德缺一不可

夫子好辯章

正人心是主意不得已是神情歴觀世道之亂孰非人心之不正為之聖賢之救世者一時難於一時禹平土奠居以定人心周公驅害除殘以悦人心孔子明刑勅法以懼人心周公難於禹孔子更難於周公孟子既無君相之位又無春秋可書而楊墨惑亂人心甚於從代孟子欲以辯息之而使人心歸正益又難矣曰不得已真不得已也恐一人不能挽回而望於能言距楊墨

者是何如神情耶孔子懼作春秋孔子之不得已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孟子之不得已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孟子直把先後擔子一身挑起甚矣其不得已也

朱子曰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若是這般樣子見聖賢是甚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缺陷處得聖賢出來補救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救真有開闢乾坤之功

薛敬軒曰亂極復治惟聖人有道以持之使不至於傾

如堯之治極矣時當衰也有舜則能持其盛舜之治極矣時當衰也有禹則能保其治使堯之後無舜舜之後無禹則鳴條牧野之事不待後世而後見也乃知治亂盛衰相尋無端者理之常然或當衰不衰當亂不亂者則聖人斡旋造化之功也　許東陽曰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楊墨而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

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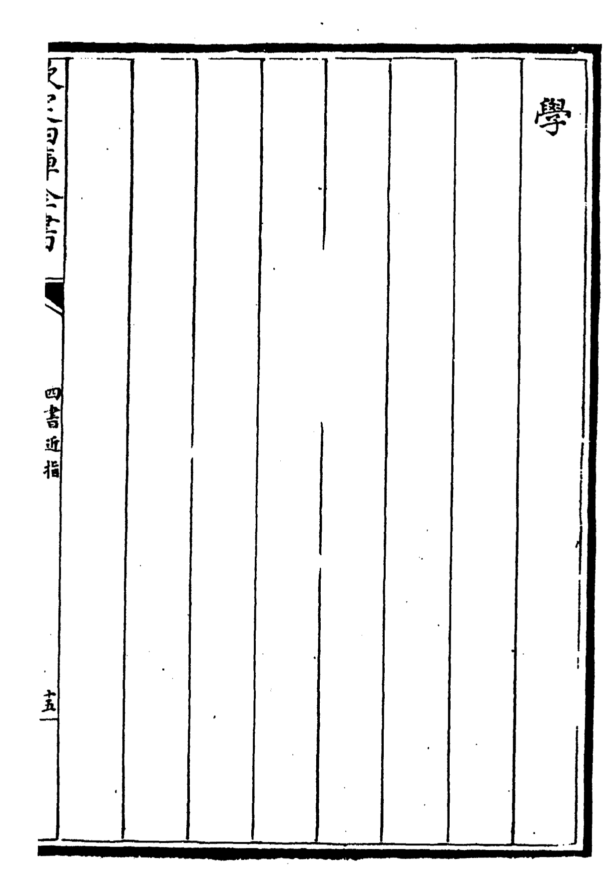
於陵仲子章

舉世皆貪而有一廉士出焉豈非祥麟瑞鳳哉但恐不近人情實有行不去者并其廉非耳如仲子原無兄之居母之食則於陵自是高節乃有而避之欲成一不居不食之廉究竟果能不居不食乎人必盡人倫而後可以議名節無論不能如蚓即使如蚓而避兄離母亦惡

能廉天下自有中庸之道知廉勇藝不能以禮樂文之
祗一曲士耳於陵之節首陽之節甘全在人倫上定
案　或云惡能廉只說不能成就他底廉不是說不能
為真廉也前後只此意反覆詰應蚓而後可猶言信如
仲子之操必蚓而後可焉有人而可同於蚓者哉鹿伯
順亦云非要他若蚓言人做不得蚓孟子最愛是廉字
怕被不通人跌倒反為貪夫借口故為此辯非好惱陳
仲子　余少原曰仲子事不必遠引只以魯叔肸事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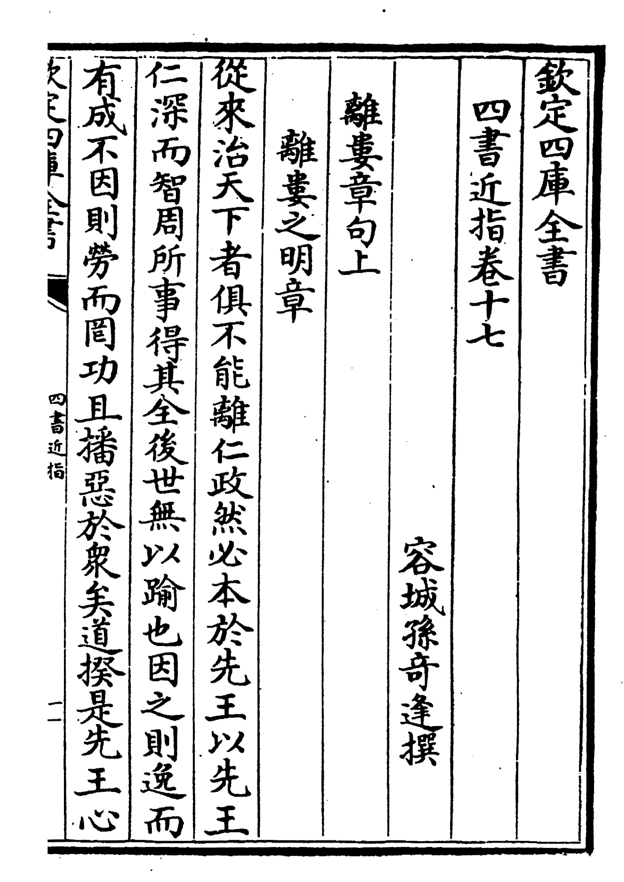
之則其論定矣春秋魯宣十七年書字弟叔肸卒胡氏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兄弟無絶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於春秋以視仲子何如哉兄無悖逆作亂之大故而仲子去之惟恐不遠愚故曰其論定矣

此篇言出處之道言政言廉皆關世道人心無處非



學

四書近指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近指卷十七

容城孫奇逢撰

離婁章句上

離婁之明章

從來治天下者俱不能離仁政然必本於先王以先王仁深而智周所事得其全後世無以踰也因之則逸而有成不因則勞而罔功且播惡於衆矣道揆是先王心

思所竭而繼者以示天下後世臣民共為遵守者也上失其道矣下有能守其法者哉犯義犯刑無禮無學環視吾民非民也賊也為之臣子者又不能陳善閉邪以匡扶其方蹶且謂吾君不能是以賊而賊其民者也國之喪也可立而俟矣　唐虞之臣師師三代之臣謇謇衰周之臣泄泄戰國之臣沓沓嗣是之後沓沓成習極重難返謂之賊三字令人驚愧無地　朱子曰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細密責難

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

規矩方員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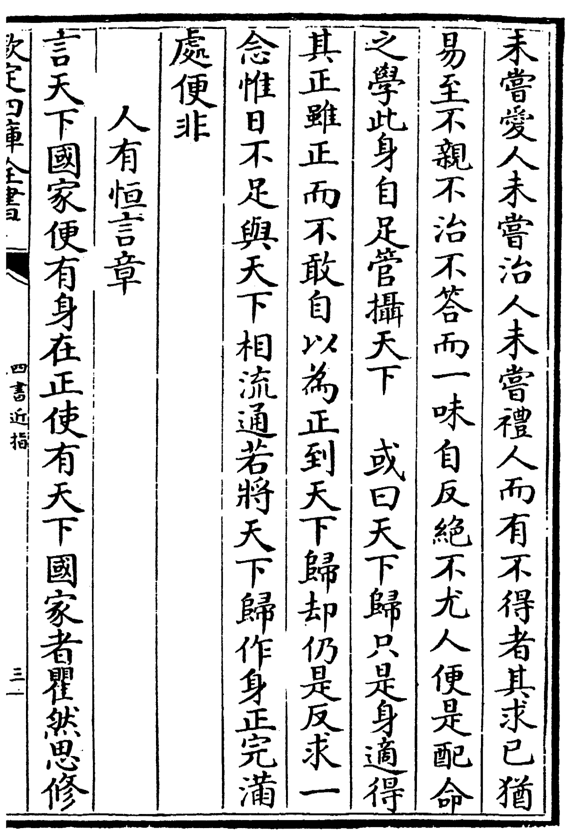
聖人人倫之至只是完得一仁字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堯正是仁處正其至處也君不法堯以治民便是賊其民臣不能法舜以事君便是與君共賊其民民受賊不過則身弒國亡身危國削何事不有與上章賊民與喪無日矣同意治民法堯事君法舜是不肯以第一等

人讓人即願學孔子之意　或曰仁即人倫中肫懇不容自己處孔子雖兼說不仁却是望人專向仁上去若不法堯舜舍這仁趨那不仁便有下文不仁之禍

三代之得章

廢興存亡總决於仁不仁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彼惡死亡而樂不仁真醉生夢死者耶自不保四海以至不保四體見所有之物無一可保不仁之禍亦烈矣哉

愛人不親章



未嘗愛人未嘗治人未嘗禮人而有不得者其求已猶易至不親不治不答而一味自反絶不尤人便是配命之學此身自足管攝天下　或曰天下歸只是身適得其正雖正而不敢自以為正到天下歸却仍是反求一念惟日不足與天下相流通若將天下歸作身正完滿處便非

人有恒言章

言天下國家便有身在正使有天下國家者瞿然思修

身之為本

為政不難章

借巨室以撥動四海此中妙有機緣不得罪三字有作用慕字從感動上來

天下有道章

人當順有道之天不可安無道之天故借涕泣一事提起當時之耻心而激之以師文王文王總不離好仁仁不可為衆一句是通章主腦耻字是精神　蘇氏濬曰

通章重責諸侯自强非謂景公能順天而令之諸侯為逆天也况齊非弱小醜顏女吴亦非順天之事葢景公不能自强故雖以霸國之餘不能不受吴命令諸侯不能自强欲免人役必不可得也

不仁與言章

今試語人曰汝安危利菑而樂亡必無人肯自認者然跡其所為竟無人焉肯勉之於仁皆自侮自毀自伐之事所謂自作孽不可活　或曰可以二字葢水之可非

孺子自可之也孔子不是解説孺子之歌乃就歌指點道理出來提醒後人只在自取二字上孟子引此直將世間利害源頭分明説破見不仁之禍不可歸咎於天自字生下文數自字全要人反身猛省轉禍為福

桀紂之失章

欲與聚而惡勿施所謂仁也仁矣而民有不歸者哉歸則不待敺況諸侯皆為之敺易於致王者莫過此時萬不可失此機會與言及此熱腸欲焚恐人不激發又危

言以惕之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極言為仁之不容緩

鹿伯順曰眼見人家敺將民來無人為湯武到底只落箇大家一齊溺耳七年病三年艾喻妙極艾要覺病時用而既病便等不得三年故須無病時畜艾

自暴自棄章

安宅正路是指點人生最真切處弗居弗由所以可哀靜言思之居仁由義從古來除了幾箇大聖大賢大儒鮮不有愧色焉自暴棄者固不獨專在下愚也此孟子

最策勵人語一念不仁一事不義便是自棄自暴陪說

南軒張氏曰仁言安宅謂其安而可處義言正路謂其正而可遵是二者性之所有也曠之舍之以自絶其天性不亦可哀乎

道邇求遠章

事即道中之事天下雖大總是為子為弟人人皆孝子皆悌弟便是唐虞世界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虛齋蔡氏曰孟子所責不在天下之人乃在為天下之

人及思以道術易天下者此意最要看明白

下位獲上章

獲上信友悅親總一誠流貫其真實無妄曰誠其純粹以精曰善明乎善即誠也至誠自思誠而至於誠者也思曰睿明善根源全啓於思思誠正誠身下手處所謂盡人以合天也孟子所受於子思者其真傳在此　或曰誠身屬在悅親是步步遞下來的文法其實各項俱本於此誠者所包者廣不止悅親一事明善即誠身工

夫不是兩平說話思非懸空只在君民親友實地做工夫令彼此各得一誠孚契人盡天見如舜之厎豫黎民從欲便是盡人盡物的道理便是天道通章重思誠上

伯夷辟紂章

二老歸文王謂其能養天下之老非為一身就其養也天下第一流人非王政收不得故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必為政於天下

求為季氏章

戰國時莫不高善戰者之功孟子獨治善戰者之罪謂不導其君行仁政而一味慘殺即服上刑矣一人之命豈足償盈城盈野衆多之命乎不能不令人思湯武耳

和靖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為之强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

存乎人者章

知言以知人似無遁情矣不知言猶有假惟眸子最真

還是父母生時原物聽而即觀形跡疑似之間斷不糊塗令他瞞昧得去此更是孟子冷眼　或曰凡人良心喪盡雖工揜著時予却迫忙裏將胸中邪正迸露出來如何不先從胸中省察克治使終身有瞭無眊馴至根心生色睟面盎背的地位須識得孟子欲正人心意

恭者不侮章

無不侮不奪之實却要邀不侮不奪之名人一不順便露出本情到底假不去　或曰惟恐不順是欲人順已

以掩侮奪之實成恭儉之名正見他當境護惜一段隱曲處到底敗露出來如何僞爲的

男女授受章

道與權非有二也若舍道行權尚可謂權乎權所以濟禮之變則權乃所以爲禮孟子以息邪說援人心之溺以行仁政援人生之溺正時時以道援天下默運其權而不以告人者也必欲枉道徇人則是以手援天下矣

君子不教章

古人多有義方之訓父何嘗不教其子此云易子而教蓋慮其相夷慮其責善是為中人以下者立論非一定條教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誰實養之哉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又誰為勞之哉

事孰為大章

守身以事親此千古定案也盖父母期於子欲無不全無不安自身而往凡與身相屬者皆欲使固存以奉其身此父母者之心也身守則無不能守父母無窮之意

安矣故曰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守身事親正在以志養親上見得飲食雖云細事要看數必字真以已心親心聯貫為一無一念不在親無一時不在親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凡繼志述事錫類不匱皆在其中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他人未免有愧色矣

人不足適章

格君心全本自已心上來感格在平日開導在臨時亦非全無人適政間也彼人適政間者信而後諫亦能奏

格心之益道理要活看　嘉善陳氏曰惟良醫治人身之病人病各殊識其何患治以何方與人變化是為良醫格心者義準諸此心一而已非一也乎哉不明所非將焉用格

不虞之譽章

毀譽非聖人不能無也欲譽則譽故多不虞欲毀則毀安問求全史册中心跡相蒙而情實未確者被此悞不少　或曰說箇有不虞之譽見令聞廣譽施於身不煩

圖度自然而至欺世盜名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說箇有求全之毀見士憎多口不必求白橫逆且三自反何況於毀詩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語云玉可汙而不可碎毀初無損於我也總要人自修無闕不宜較量毀譽意

人之易言章

凡易言天下事者動而招尤甚則身名俱喪惜未早經懲責遂至悔不可及書曰惟口興戎易曰囊括无咎可

不慎諸

好為人師章

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好為人師全是一箇自滿

正子之齊章

樂正子何人也而從子敖故曰子亦來見我克之罪不待其辭之畢矣

謂樂正子章

徒餔啜三字亦甚嚴厲正子何至此　鄭氏曉曰孟子

不與子敖言正子乃從子敖來為在其師孟子乎是時孟子在齊子敖使魯正子自魯從之至齊孟子稱正子好善未有不能惡惡而能好善者或孟子切責之後改悟而進德也　或曰正子善人平易之過急以見師為意遂不暇計從人之非孟子責備之意謂師可以不見而匪人必不可從耳

無後為大章

湯武之君臣大舜之父子稍有一毫私意其間如何能

行得去君子以為猶告也却為後世之妄行者立案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末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以歸也

仁義之實章

泛而言仁言義言智禮樂未必覺其即在事親從兄之中然其實却在此實者根本之謂也本立道生事親從兄之念豈有盡境實處涉虛觸處削色矣　少墟馮氏曰手舞足蹈不是分外討這箇樂只是復還那孩提稍

長本來愛敬耳孩提稍長時其愛親敬兄真是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曾有絲毫情識安排此方是真樂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天下大悅章

不可為人不可為子欲不盡事親之道能乎哉然事親之道到底是盡不完的即天下化父子定人自見其底豫見其化且定舜只盡其為人為子者而已矣　鹿伯順曰孝不止是無不是的父母而已要把這樣難轉的

父母轉到是處此處多少苦心妙用纔叫做盡事親之道所以曉然感動天下大字全在天下上取

離婁章句下

舜生諸馮章

舜文合符合在志上於作用各别處見其心源之合揆亦揆其志也舜之前文之後凡有一聖人出焉莫不合符所謂南北海千載上下此心此理同也子靜早識此消息所以為直接孟氏之傳　少原余氏曰念頭發動

處屬志行出來便有過不及脗合為難舜文自相符合者即中節之節也合字不在事跡上見只就舜文所行上見其心源彼此無間不為時地所拘蓋理之極至處不容有二也

子產聽政章

舉國聽政無不可為以乘輿濟人為美事所以云惠而不知為政政自有體不令人喜不令人怒此謂王道平平

君之視臣章

戰國時君禮臣忠邈乎不可覩矣故只舉相報之情以激發齊宣使善遇其下葢進諫之道或婉或直妙在言下斟酌安得有一定教條　或曰孟子此論乍聽甚駭人徐而思之葢與聞誅一夫未聞弑君之説畧同大意尤與書泰誓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二句相表裏非孟子創論也論卿則言易位論服則言寇讎無服危言抗節非孟子不能要之皆欲成就齊王且以為萬世戒耳

無罪殺士章

見幾而作自是保身之哲南軒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

君仁莫不章

孟子每對君輒言仁義蓋為君身原緊要

非禮之禮章

執定如何是禮義便是非禮義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孔孟論人别有眼界　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禮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

中養不中章

賢父兄諭子弟於道其作用全在養字上養有工夫要耐煩棄子弟的只是耐不得樂只就父兄養子弟處見

人有不為章

有不為便見是人所共趨者而已獨恬焉不趨識力俱足纔可以擔持天下事　或曰按有為非可卒辨若平時枯坐一室不講求有用之學臨事安能有為以此知不為處正是深於為也

言人不善章

言人不善只是心地刻薄鬼神且忌之矣

仲尼不為章

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恰恰是性之流行命之不已此是

不為已甚隘與不恭未免甚矣　或曰此節是贊仲尼至德處不是說仲尼平易道理只是箇恰好少著意過了纖毫便是已甚蔡虚齋謂孟子此句最虚涵說得盡得之

言不必信章

必信必果便有非禮非義處豈所以語大人陸象山云義是箇大世界必信必果是箇小蹊徑按陸氏說便想見學術偏全之别

不失赤子章

赤子純一無偽到底至誠至聖亦是一箇純一無偽故惟大人乃能不失其赤子之心　郝京山曰赤子所以能為大人者全仗學問赤子之心自是忠信然未嘗學問任率自便未可徒恃忠信耳惟學為要

養生不足章

到得送死時養生之事已畢舍此無以盡其力故以為大事

君子深造章

深造自得之後受享無窮顔子歸仁曾子之至善子思之修道孟子之集義以慊心孔子之從心不踰矩皆是此光景

博學詳説章

詳説是審問明辯與博學總是約禮工夫博約雖對舉却非兩件博時約約時博循環無端孔顔一生功力在此二字　朱子曰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

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其嘗不喜揚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

以善服人章

服人一味取勝養字有多少薰陶鞠育之意在此王霸心術之異

言無不祥章

賢能輔世長民天地之瑞也小人以媢嫉之私肆其口舌或蔽之未用之先或蔽之既用之後甚有功垂成而

阻之抑之無端慘禍覆人邦國史册中筆不絶書令人增慨

仲尼亟稱章

夫子取本見聖心淵泉時出之妙與在川上意同聲聞過情正恥其無本也恥者獨知之疚務本君子自欺不得

君子存之章

幾希謂所爭不多人禽之分只在此處亦危矣哉庶民

去之賴有存之之君子并庶民亦不淪於禽獸幾希者何仁也義也在事則為物理在身則為人倫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此所以成重華之世界舜存幾希之力也張氏曰聖人安行雖不待别加工夫然安行處無纖毫違錯即工夫也自後世觀舜以為由仁義行在舜當日自視未嘗不戰兢惕勵故謂聖人不勉强可也謂聖人不待存之恐未也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獨非存之之功乎况孟子本言舜明物察倫張子謂明

察皆窮理皆寓工夫在内

禹惡旨酒章

存幾希之脉列聖各舉一事者皆憂勤惕厲之事非泛舉也禹在好惡上見憂惕湯在執立上見憂惕文王在視望上見憂惕武在不泄忘上見憂惕周公在思施上見憂惕君相一時事業幾希萬古精神各從獨到處言之所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王者迹熄章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此孔子之所以存幾希也孔子之道雖無往不存尤莫備於春秋春秋祖於易而通於詩書禮樂可謂五經之綱領故稱孔子者必本春秋此孟子所以為知言也竊取其義便是孔子之憂勤惕勵處　或曰義字從古今人心不容泯滅蒙昧處見之竊取是孔子就人心提挈出來却增減分毫不得孔子自言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即此是義即此是春秋

君子之澤章

予私淑諸人便是以存幾希自任私淑就自心獨得處看心見孔子凡見孔子所淑之人皆孔子也孔子於文王爲聞知非得於呂散心有真文也故自信在茲孟子自淑孔子非得於人心有真淑也故自任願學

可以無取章

兩可之事賢者不免有傷可以無即寓可以内精義之學於是非可否毫釐不容差忽處正須精擇

逢蒙學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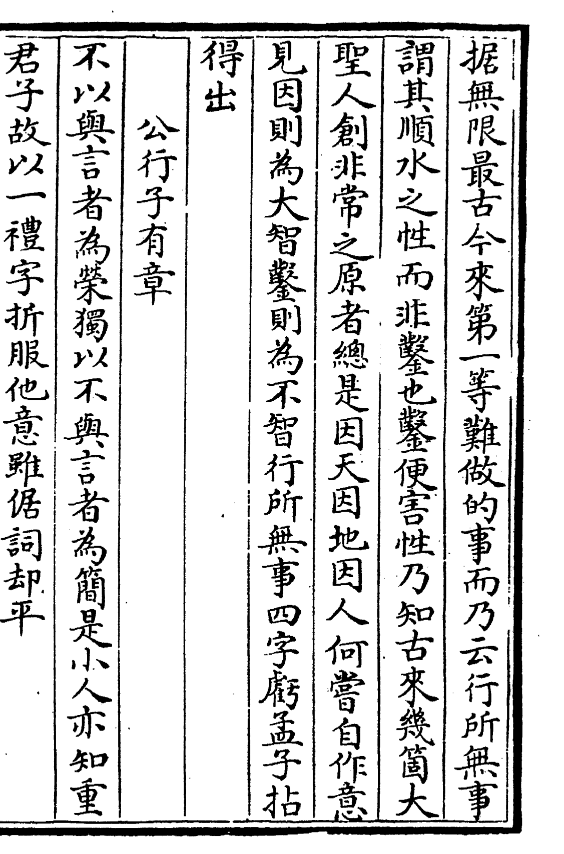
端人也取友必端此千古定案羿之罪不在知人之不明全在立身之不端　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

西子不潔章

倏忽之間一不潔而美者失其美一齋戒而惡者掩其惡正所謂罔念作狂克念作聖人烏得不惕然自省

天下言性章

性亦難言矣離巳然之跡則無所據以自見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辭讓為禮之端是非為知之端此是巳發見者即性之故也却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耻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知即故之不利者也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故者以利為本乃指言故之可以言性處與上句非兩層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為知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巳　禹之行水疏瀹排決拮



据無限最古今來第一等難做的事而乃云行所無事謂其順水之性而非鑿也鑿便害性乃知古來幾箇大聖人創非常之原者總是因天因地因人何嘗自作意見因則為大智鑿則為不智行所無事四字虧孟子拈得出

公行子有章

不以與言者為榮獨以不與言者為簡是小人亦知重君子故以一禮字折服他意雖倨詞却平

以其存心章

人惟無以處心故橫逆之加則常為物所使君子曰此物奚宜至哉謂我必有以致之耳遂不尤人而切自反此心所以能泰然於天下又何患焉與人並處而獨免於患此所以異於人也　少墟馮氏曰曽子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辭不得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說果能自反則橫逆之來方自反不暇安有工夫去較量三自反正是不校處或謂孟子

三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誤矣

禹稷顏回章

禹稷能為顏子人或信得及顏子之能為禹稷當於何見之愚嘗為之說曰禹稷仁覆天下者也顏子天下歸仁者也總此一件生活樂則行而憂則違夫豈有二焉故曰禹稷顏回同道

皆稱不孝章

匡章免於不孝者其情已可憫其心猶可哀聖賢觀人

超於世俗之外所謂衆惡之必察焉　或曰古人於君臣朋友之交到相離時固是不得已然猶之可也惟父子則無絶道當防其端慎其微至如石碏李璀之事則又當别論耳

曾子子思章

曾子子思品格一般而為師為臣則有異焉者矣凡異而同者皆道之全者也異為真同同為至異見異於同乃可辯道見同於異乃為見道　或曰此章當與禹稷

顔子章參看彼言出處同道此言死生同道皆在平時異處看出同處故曰易地皆然

王使人瞯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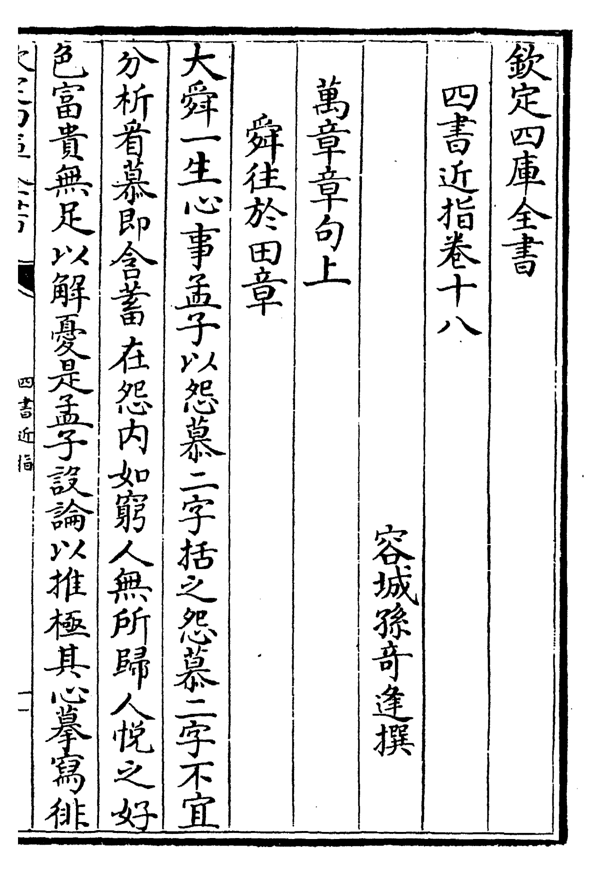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是實見得堯舜與人同人自異於堯舜耳　新安陳氏曰堯舜與人同之説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説相表裏但其意包涵未盡使儲子再問難孟子必傾倒盡發之矣

富貴利達章

富貴利達之人全是為享妻妾之奉安得有見而羞羞而相泣者乎果有此當必令求者之自為羞泣而爽然自失矣　張氏曰求字上加所以二字千態萬狀皆在其中却形容不盡古今殉富貴者多矣豈獨齊人哉

上篇專言仁政者八章下篇言聖賢道統傳授者九章餘皆修身接物事親事君之道總之皆所謂學也

四書近指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近指卷十八

容城孫奇逢撰

萬章章句上

舜往於田章

大舜一生心事孟子以怨慕二字括之怨慕二字不宜分析看慕即含蓄在怨内如窮人無所歸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是孟子設論以推極其心摹寫排

徊自問負罪引慝一段篤摯情況正所謂怨慕也怨非正情之發然怨而慕則大舜之獨見精微處聖孝所以淋漓千古耳　存疑曰怨慕二字相因方未得乎親時則怨慕兩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告萬章始曰怨慕終只曰慕

娶妻如何章

孟子只欲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故就事論事如此真西山云使有是事處之不過如此真善讀書按四岳薦舜

曰烝烝乂不格姦益之稱舜曰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
則舜之為庶人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况堯既舉
而用之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
使二嫂治其棲乎孟子當日不辯萬章之失者盖不能
一一辯世俗傳訛之迹直有以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
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維天理人情之至則其事之前
後有無皆不必辯矣故程子云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
也

象以殺舜章

封之以示愛弟之意又著他不得有為使與民相安正所以全其親愛真是仁至義盡 姚江王子曰象祠獨延於世象之不仁葢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葢舜愛象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者周也

盛德之士章

臣父臣君之論是即無父無君之流也戰國時人心不

正其邪說如此雖云野人之語不得不據事據理而明辯之以為天下後世立防　或曰舜之慕親是至情欲盡至情而以尊養將之則生平思以報親者於此獨至所以為孝子之至引詩以永言孝思為證指其思也正言其慕也下引夔夔之敬是也

堯以天下章

何以見為天之所與第觀之民之所歸而已天民一理天實以民為視聽從來得天下者未有以刼制百姓攘

奪神器而可稱爲天與者此章虚翻實證却是確然不易之理　顧涇陽曰此章問答甚奇善讀書者當會其意堯以天下與舜典謨記載經孔子删定何須要問萬章亦見得做此事非薄其子而厚他人或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奪而與逼也不可言故特尋這箇話柄做箇疑端孟子答得却又大奇只説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著萬章心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

字反覆分剖一節痛快一節直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真如青天白日揖讓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即好事者何得執禪繼征誅妄肆雌黄

至禹德衰章

古初之世天地之功未成萬物之用不備有為君之艱無為君之樂但得其人焉以付之直釋負耳夏商以後勢已大定而故迹可循中庸之主可以托舊業取成功

使天下之人藉先恩以奉後主亦與以所安也孔子謂禪繼之義一孟子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總皆以為天下耳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正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便是得天處是與子即與賢也凡不是人為處便是天天與命總一樣在天為天著落於人為命與賢與子分明堯舜禹為之實莫之為而為舜禹啓之受天下分明舜禹啓致之實莫之致而至自然之謂天一定之謂命孔孟識透此道理故平生每以天自信省了

多少怨尤彼逆天而衡命者徒自行險恐終難徼幸耳

少原余氏曰義字雖就天命言却要見古帝王窮理

達天有天下而不與的氣象又須知繼之與禪事殊道

同註聖人豈有私意一句暗照傳子非德衰意

割烹要湯章

伊尹聖之任者也在畎畒則道在畎畒在君民則道在

君民樂道行道不作殊觀然非樂道不能行道必親見

堯舜者方是真能樂堯舜者也從古聖人通巳於天下

而公討之我貴也曰天以我司治理也我賢也曰天以我任教化也在彼者皆吾事在我者皆物所待也身無獨身事為通事常合天地以為心此為伊尹而已矣

或曰撻市之耻納溝之痛正是伊尹覺處况伐夏救民前此未有舉世夢夢獨尹見到無毫髮疑慮故謂之先覺此却在人微渺處識得透所以擔荷天下綽有餘裕若泛就解悟上説孔孟皆是先知先覺皆可謂之以斯道覺斯民與伊尹時地不相切

孔子於衛章

戰國遊士往往失身匪人以干進故多以醜語汚及聖賢孟子謂好事者故為此說徒亂人聽聞以行已私耳凡事有關於名行者不得不辯於衛不主彌子於宋當倉卒時必主貞子不主癰疽瘠環自明　南軒曰聖人非擇禮義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合一者也

自鬻於秦章

為百里奚只就其知幾之智而推其相秦之功以見其賢必無干主自汚之事此論世之道也

此篇書九章多口傳無據孟子卻都按事考時究情搜理一一有徵看辯堯舜禹處便消天下後世篡弒之禍辯伊孔奚處便遏天下後世汚辱之風其於世道人心維係最大

萬章章句下

不視惡色章

天下事以力成以智起開局時見的小了收局如何得大故孔子之聖全在智智是見得徹聖是行得到智聖非有先後孟子恐人以始終為先後故又以巧力譬之蓋力之所至巧之所中一時並用者也此証智之所以妙於聖處孔子獨為聖之時其以智定宗乎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以虛而每大能以實而每小地利之所作者用天固不盡也三子力用者矣坤道也孔子備於智用乾道也

幾亭曰時中貫徹人倫仕止久速不

過事君一途說事君不過進退一端耳孟子特指其最顯者明聖之時非偏就仕止久速言　或曰孟子論孔子仕止久速各有可以二字孔子則曰無可無不可

周室爵祿章

惡其害己皆去其籍便見今之諸侯天子之罪人也王者制爵從天制祿從地度量起於庶人而自吏之至下者始下士代耕之義明然後卿大夫之義皆明雖天子諸侯亦皆代耕而已易曰君子以施祿及下享大奉者

有大責苟為無功於民則是不耕而食於義無處也

或曰周制封建井田相為表裏封建上制下者也爵禄之籍廢而百里七十五十之制不遵有諸侯而擬王畿者矣井田下奉上者也經界之籍廢而上中下農之田不給有履畝而稅什一者矣上則僭乎君下則剥乎民以强榦弱枝之法卒成小加大衆暴寡之勢周制雖畧有可言而列國分爭王室不振孟子葢感慨繫之矣

友其德也章

友也者友其德也友德自然不挾惟不挾乃稱友德孟
獻子費惠公儘可矣至晉平公亦可止矣然終於此而
已矣必如堯以天子而友匹夫方是友德之極致處易
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堯舜是也尊賢之義同於貴貴
儀注自此始或又有說焉賢不可以親貴枉己求合反
失其為賢貴正可以親賢當務為急正成其所貴此固
各有攸宜也　或曰天為民立君非賢誰與相助為理
友德正是上承天意下撫百姓處天位天職天祿皆當

與有德者共之不則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矣孟子將尊賢頡頏貴貴皆天也非創見臆論也如此方見友德關繫

敢問交際章

孔孟同一事道也但就中有若心處章疑多不辭之餽故以交際為問不知交際中亦有行道機緣留此一路與世相接若槩以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絶之勢必為於陵仲子而已矣豈聖賢不忍忘天下之意哉孟子之

交際與孔子行可不已際可際可不已公養其義一也

或曰行可之仕是為道際可公養之仕亦是為道蓋際可公養都是緣此而兾其道之行耳若專為禮為祿何以為孔子

仕非為貧章

仕非為貧也五字乃古令仕宦律令非為貧便是要行道乃有居高享厚而道不行何如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隨在盡職以免尸素曠官不能行道之耻嘗試論之官

無崇卑各有道在會計當茁壯長是亦道之行也若立人本朝不能堯舜其君民是亦道之不行也欲免此耻誠非易事　或曰朝廷之上無不屑為之官亦無有一等官可以苟且而不必盡職者士大夫於孔子委吏乘田處最當三思禄位尊卑厚薄最要安分

不托諸侯章

寄公之禄可食也常職之禄可食也士既不敢上同於君又不可混同於臣自當引分相機豈可虛拘如君而

氓我也周則受之君而賔師我也亟餽則摽之故客卿可為而禄不可受餽遺可受而無處必却此最孟子析義之精與交際章相發明

不見諸侯章

士不敢見諸侯所以全君也亦全己也為庶人皆得與君揖讓則君無以為君矣故曰所以全君也既名曰賢而為君所役則賢無以為重矣故曰所以全己也此章廻瓌發不可召之意以明不往見之義不獨為士開地

步正以見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亢身隆道古人之善成君矣　或曰不敢見於諸侯自卑之甚也自尊之甚也　問此章綱領只在義路禮門朱子曰固是然義禮裏面各有節目如云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又如齊餽金不受宋薛餽而受此等辭受都是箇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

一鄉善士章

以友天下為未足則其取善之心真有不可限量處尚論古人是信而好古生活其事如新其人如見明得此義方好讀廿一史 張氏曰古人從何處友他尚論處即是友尚論非評隲往跡徒煩口說有講求參考設身處地成就德業意雖論古人却事事歸到身心上總是

友善精神無一處滲漏無一刻放過

宣王問卿章

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意為言耳於古無文然同姓分祖宗之身固得以祖宗臨之所以尊先王貴社稷皆宗臣之行權而不失其正者也反覆之三字積誠以感竭力以匡懇惻委曲直到無可如何處可想見其質鬼神告先王之苦心

此卷都是斟酌事理的綮宗剖析極微處置極妥所

稱精義入神也吾輩要於其論人論事處莫當做原
有此書只似今日初聞細心理會纔覺於身心上有
著落有裨益

四書近指卷十八